

依納爵的天主觀

在救恩歷史中「外溢與回歸」的聖三之愛

謝詩祥¹

本文作者結合了靈修學與信理神學，重新探討依納爵的《神操》、《心靈日記》與《自述小傳》中，他與天主聖三會晤的經驗；並依此神秘經驗，結論出依納爵既有「從上而下」（形上）、也有「由下而上」（形下）兩大幅度的天主觀。雖然《神操》明顯是以「基督為中心」的外聖三為主，但在依納爵與天主聖三相遇的不同階段、不同時空裡，隱含著不同層次的體悟。由其靈修文獻可看出，這種「被動地主動」，即依納爵由外而內、由下而上的回歸方式，進而與永恆的天主聖三建立了愛的共融關係，從而也為十六世紀以後的教會，提供了動態的天主觀與基督徒靈修基礎。

一、前言

基督宗教神學有關「天主論」（上帝觀）的認知與發展，經由舊約、新約、初期宗徒、早期教會、教父時代一直到中世紀，逐漸有了較系統化的「聖三」色彩。然而隨著「經院式」（士林傳統）神學信仰哲理化的發展，天主似乎與人的距離越來越

¹ 本文作者：謝詩祥，耶穌會修士，輔大神學院神學系畢。

遠，連在「三一神學」提出卓越創見的神學巨擘聖多瑪斯也被後人批評，認為他使得天主論神學走上二分模式（即內聖三與外聖三）的殊途。由於此時經院神學較偏重於內聖三的論述，天主儼然成爲「至高無上、靜態思辨、全能控制、沒有情感」的「客體形上」神²，與人沒有生命互動的關係。

到了十六世紀前後，宗教改革、教會分裂、啓蒙運動、人文主義（文藝復興）、神秘學（密契主義）等思潮崛起，傳統西方神學這種較具靜態、形上、權威式的天主觀受到高度的批判，引發教會內外一波波的反思與轉向。生逢十六世紀教會轉型時代的耶穌會創辦人聖依納爵（Ignatius of Loyola, 1491~1556），也在此時空背景下，因著他個人與天主深刻相遇的皈依經驗，著手編寫《神操》（*Spiritual Exercises*），引領人靈歸向天主。由於以《神操》爲主的依納爵靈修極富「由下而上」的形下色彩³，一些學者認爲，就某種角度而言，依納爵如同新教改革家一般，「贊成新教徒對神直接經驗的強調，以及得到啓示，並將它融入生命中」⁴，因而假定《神操》即是爲扭轉傳統靜態天主觀而撰寫的。這似乎對依納爵嘗試將經院傳統回歸到信仰根源做出

² 參：潘永達神父〈天主論〉講義，64、72頁；另參：J. O'Donnell, S.J., "The Trinitarian Vision of Ignatius Loyola in Contemporary Theological Perspective", in *Some Theological Aspects of Ignatian Spirituality* (Rome, CIS, 1985), p.28.

³ 即「在萬事萬物中找到天主」（Finding God in everything），強調人在入世的行動中可默觀天主（Contemplatives in Action）。

⁴ 參：潘永達神父〈天主論〉講義，73頁。

了一個可能的推斷與解讀。

另外，靈修學與信理神學之間，似乎存在著一截鴻溝（分離與誤解），這現象直到晚近才開始有較多的交流和匯通⁵；而梵二以後，教會內的衆多靈修傳統也興起一股回溯靈修根源的潮流，為能重新檢視它與當代神學發展之間的關係⁶。身為廿一世紀依納爵的弟子，筆者願意在此脈絡下，對會祖的靈修遺產和修會神恩中的「天主觀」做一神學的探索與梳理。本文首先以依納爵與天主相遇的主體神秘經驗（基石經驗）為進路，探討他與聖三之間的互動；繼之以相關史料文獻的記載與詮釋，以《神操》為主，《自述小傳》、《心靈日記》、雅魯培神父的《依納爵神恩中的聖三奧蹟》等為輔，對其天主聖三的神學意涵與特色，做一窺探與剖析。

二、與天主相遇的神秘經驗：依納爵天主觀的基礎

透過「靈修指南」意味濃厚的《神操》、質樸的《自述小傳》和熱情奔放的《心靈日記》，我們不難看出依納爵在皈依後⁷的生命旅程裡，有過無數次與天主親密來往的經驗。一般來

⁵ 參：C. F. Mooney, S.J., "Ignatian Spirituality and Modern Theology", in *The Downside Review* (October 1962), p.333.

⁶ 參：梵二文獻《修會生活革新法令》，2、6 號。

⁷ 依納爵在 1521 年的邦布羅納戰役中，因法軍的一顆砲彈，擊傷了他的左腿。在羅耀拉家中臥床修養期間，讀了《耶穌傳》和《聖人傳奇》，心靈受到很大震撼。自此他解脫了世俗的虛幻，沈浸在痛悔和贖罪的思潮中，熱切渴望心靈的純潔，展開了一段由外而內的心靈皈依之旅。

說，依納爵這種種「沈浸在天主聖三奧蹟中」的經驗，可分為三個發展的階段：

（一）卡陶內河畔的光照經驗

這是依納爵 1522 年 8 月皈依的初期，於西班牙茫萊撒（Manresa）的卡陶內河畔（Cardoner）與天主聖三親密來往的神秘光照經驗（以外聖三的幅度為主）。它對依納爵的整個生命起了關鍵性的影響，包括推動他撰寫《神操》、帶領人靈皈依天主、跟隨基督，甚至跟後來訂定《耶穌會會憲》等重大決定都有關係。

（二）拉斯道達小堂經驗

這是依納爵在祝聖司鐸後、創立耶穌會以前，在離羅馬十七公里的拉斯道達小堂（La Storta）與天主相遇的經驗。他聽到天主聖父跟他說「在羅馬我要慈善待你」，同時看見聖父把他安置在背負十字架的聖子基督身邊，且跟基督說：「我願你收他為僕人」；而耶穌收納他說：「是，我願你事奉我們」。為此緣故，依納爵後來決定將初期同伴的小團體，取名為「耶穌同伴會」（Compania de Jesus，現行中文名稱耶穌會）⁸。

⁸ 參：雅魯培著，石室譯，《依納爵神恩中的聖三奧蹟》（台北：光啓文化，1993），45~46 頁；另參：依納爵著，侯景文、譚璧輝合譯，《聖依納爵自述小傳·心靈日記》（台北：光啓文化，1991），131~132 頁。

（三）羅馬晚年的聖三經驗

這是耶穌會創立以後，依納爵於羅馬總院訂立和編寫耶穌會會憲的過程裡，透過個人的分辨和在感恩祭中與聖三有「位際往來」的高峰經驗。例如：依納爵在決定以何種方式過貧窮聖願以前，會先尋求聖三的旨意與認可，這些都可以透過他 25 頁的《心靈日記》找到痕跡⁹。

透過上述三大階段的介紹，可以明顯看到天主聖三在依納爵的生命歷程中，從初期個人的召喚、個人使徒工作，到使徒團體事業，以及在耶穌會內制度化過程中，有著一貫的親密與不可分割的關係。而其中，卡陶內河畔的光照經驗是最具決定性的，使他整個人有了哥白尼式的轉變。

三、下降與回歸：卡陶內河畔的聖三光照經驗

「此時天主教導他猶如老師教導小學生。他悟力上的光照增強了，祈禱和默觀更為容易，對天上事和心神事理心領神會，感受到認識的傾注。他明顯認識天主聖三中父、子、聖神三位及天主性體；更有甚者，他不但獲得豐富的知識，而且清楚地看到聖三內在生活，以及如何創始世界，聖子如何降為肉軀的歷程...」¹⁰

以上的文字是依納爵的親信和知音納達神父¹¹ (Jerome Nadal,

⁹ 參：雅魯培著，前引書，53、63 頁。

¹⁰ 雅魯培著，前引書，21 頁。

¹¹ Jerome Nadal 是說服依納爵口授其自傳的初期夥伴之一。

S.J.) 在談及依納爵著名的卡陶內河畔光照經驗時所做的闡述。從文字當中可以清楚看到，它是有關三位一體的奧蹟，特別是關於天主聖三「對外」的活動（ad extra，即「世界萬物的創始」以及「聖子降孕成人」的兩大奧蹟¹²）。為依納爵而言，這是一個極具震撼性的靈性體悟。

依納爵在逝世前一年，口授其自述小傳¹³時，雖未對此經驗提出詳細的情節和說明，但在他一生歲月中，每當他初期的同伴問起他關於耶穌會內為何做出這樣或那樣的決定時，他總回答說：「跟我在茫萊撒所體驗到的情節有關」¹⁴。足見這個與天主相遇的一次性事件，喚醒了他對超越的意識，並對祂做出了毫無條件的委身¹⁵。以下是依納爵口述的卡陶內經驗：

「當他坐在那裡時，神目開始開了：那不是一種神見，而是明瞭了、認識了許多事情：有屬心靈的、有屬信仰的、也有屬學問¹⁶的；而且是那樣的清晰，一切事情都顯得新奇；無法講解他當時所懂悟的各點，雖然很多；只是在明

¹² 參：雅魯培著，前引書，22 頁。

¹³ 依納爵以口述的方式向卡馬拉神父（Luiz Gonçalves da Camara）揭示他「靈魂的歷史」，再由卡馬拉神父筆之成書。

¹⁴ 雅魯培著，前引書，67 頁。

¹⁵ 參：潘永達神父〈天主論〉講義，2 頁。

¹⁶ 按照耶穌會歷史文獻（MHSI）第一冊 404 頁的記載，此句原文“cosas de la fe y letras”中的 letras 並非意旨文學（literature），而是教義和科學（doctrine and science）；在此脈絡下，研究並撰寫《依納爵神操歷史》的 Iparraguirre 神父認為它應該是「神學的知識」（theological science）。

悟中接受了很大的光明；致使當他凝思所受自天主的一切助祐，以及他一生直至六十二歲時所學的一切，將那些全聚在一起，好像還不及他在那一瞬時所領會的。¹⁷」

對於依納爵這個無法以言語清楚講解、來自天主的「明悟」，一方面可以懂成他在皈依的初期與常人一般，對於聖三奧蹟的領悟尚處於「只能意會不可言傳」的階段（頗有老子「道可道非常道」的意涵）。另一個可能的解釋是，依納爵不願向他人多描繪自己的神秘經驗，因為他不願意別人受限於他個人對奧蹟的詮釋，而錯過向天主聖三親自開放的機會。例如，他曾在編寫會憲時，不希望因他個人和天主的神秘關係，而妨礙同伴們的獨立思考¹⁸；又或者，如同他在《神操》第十五條所說的：「讓造物主自己通傳給這虔誠的靈魂……讓造物主同受造物、受造物同他的主天主，直接去處理就好了」¹⁹。

雖然依納爵對此聖三光照事件的來龍去脈著墨不深，但是在《耶穌會史料》（MHSI）中十餘處「或明顯、或隱約」提到卡陶內河畔經驗的記述裡，都應用「異乎尋常」、「非凡」、「傑出」等形容詞²⁰，可見它是極具奧秘性與啓示性的。對此，與他相處多年並對其內心事理有所觀察的初期同伴們，一方面

¹⁷ 《聖依納爵自述小傳·心靈日記》，57頁。

¹⁸ 雅魯培著，前引書，57頁。

¹⁹ 依納爵著，侯景文譯，《神操通俗譯本》（台北：光啓文化，2003三版。

²⁰ 雅魯培著，前引書，20頁。

尊重依納爵對此經驗的輕描淡寫，另一方面卻深信此神秘經驗具有聖三奧蹟的內涵。除了前面納達神父有關此經驗的闡述與見證外，曾任依納爵的秘書的包朗谷神父（Juan Polanco, S.J.）也指出：「依納爵受到的光照令人驚奇，其內容主要有聖三的奧蹟、世界的創始，和其他有關信仰的奧蹟。光照如此之強烈，甚至令當時文化程度不高的依納爵，竟然著手編寫論述這些奧蹟的著作」²¹。

另外，曾以神學家身分出席特利騰第二次大公會議、也是耶穌會第二任總會長的雷奈斯神父（Diego Lainez, S.J.）亦表示：「依納爵那次獲得的特殊幫助、信息、內心光照……從此以後，他觀察事物總是用超乎尋常的眼光，辨別的能力、體驗善神惡神兩股思潮，對主的事理感到韻味，而能以此傳授給別人」²²。他也稱讚依納爵掌握神學問題思路清晰、有條不紊（依納爵後來在巴黎大學唸哲學與神學），並說他嚮往天主的事物，深入最抽象、最概念化的領域²³；這都隱約地反映了這一切和依納爵在卡陶內河畔受到聖三傾注的默觀知識（Infused Intellectual Illumination²⁴）極有關係。

耶穌會前兩任總會長雅魯培神父（Pedro Arrupe, S.J.）也延續

²¹ 雅魯培著，前引書，21頁：此指《神操》的撰寫。

²² 雅魯培著，前引書，20頁。

²³ 雅魯培著，前引書，38頁。

²⁴ 參：P. Arrupe, S.J., "The Trinitarian Inspiration of the Ignatian Charism", in *Some Theological Aspects of Ignatian Spirituality* (Rome, CIS, 1985), p.18.

此脈絡，以當代的神學語彙，對卡陶內河畔經驗做了相當精闢的綜合敘述。他說：

「依納爵被引進聖三親密的內在生命中，他本人瞻仰著聖三的光輝，看到世界的創始以及聖子成為肉軀。萬物由天主下來，以及萬物必然上升回返到它們的最後終點——天主（萬物來自天主，又回歸天主），組成卡陶內光照的最生動的內容。依納爵自己沒有意識到他的神學已與保祿和若望站在同一條路線上。²⁵」

換言之，聖依納爵在尚未受過任何神哲學洗禮的皈依初期，就蒙受了聖三極大的光照與恩寵，使他一方面領略到若望神學中「先存性」的聖言「降生成了血肉」的奧蹟（若一 1~18，三 16）及其「派遣神學」（若十七 18~19）；與此同時，也領會了保祿神學中「基督為萬有的根源與終向」（哥一 17）、「基督為萬物的元首/首生者」（弗一 3~14）、「天主為萬物中的萬有」（格前十五 28）、「基督的自我空虛」（kenosis，斐二 6~11）等豐富的神學意涵。由此可見，依納爵這個光照經驗的內容，是極富「外聖三」的幅度，與初期教會信仰的聖三觀（以聖經救恩史作為反省起點，即：天主「向外」救恩的歷史）相呼應。

透過上述的史料記載和綜合敘述，可見卡陶內之於依納爵，猶如大馬士革之於保祿、焚棘之於梅瑟。依納爵與天主聖三這個不可逆轉的相遇經驗，使得他前後判若二人，也促使他

²⁵ 雅魯培著，前引書，22 頁。

一步步地委身於聖三之愛，並將它筆之成書、創立使徒性的修會、邀請人們步武聖三中的第二位，走向回歸聖三之路。

四、內聖三與外聖三：以基督論為中心的聖三神學

為能更清楚地窺探依納爵的天主聖三觀，我們必須回到他本人所編寫的《神操》，以及他口述的《心靈日記》和《自述小傳》，透過文字來解讀隱含其中豐富的聖三神學意涵。

(一) 《神操》中的天主聖三

依納爵的《神操》分為四週來進行，共有 372 條靈修指南（提示），作為奉行神操者進行默想、默觀和辨別神類的祈禱材料。其基本架構如下：

- ◆ 第一週：主要探討人受造的目的（原則與基礎），使做神操者準備調整心靈，去默想和默觀「罪」的勢力與「造物主天主」的慈愛和救贖。
- ◆ 第二週：默想耶穌基督在人世的生活言行（從降孕與躡到榮進耶京）。
- ◆ 第三週：默想耶穌的苦難（從最後晚餐到耶穌死亡安葬）。
- ◆ 第四週：默想耶穌的復活升天，並以獲得愛情的默觀和三種祈禱結束。

以上扼要地將《神操》四週的操練內容和精神做了概述，乍看之下，我們似乎看不出天主聖三的痕跡。但若從《神操》的整體大脈絡來看，或是進到文本當中去看其中一些默想或默

觀的提示²⁶，我們可以肯定依納爵《神操》的天主觀，是具有聖三色彩的²⁷。

雖然如此，不少依納爵靈修學者仍指出，《神操》的作者有意在不模糊天主聖三奧秘的前提下，特別強調耶穌基督的奧蹟。換言之，依納爵的天主觀雖具有濃厚的聖三幅度，但卻是「基督為中心」的 (strongly Trinitarian and manifestly Christocentric)²⁸。這可以透過《神操》當中 50 個聖經的默觀題材看出端倪，其中約有 44 個是與耶穌基督的人世生活有關²⁹，而奉行神操者也被邀請與耶穌基督同行共走，以祂的言行為生活的準則，並在默觀祈禱結束前「就如朋友與朋友、僕人與主人談心一樣」地跟祂對談 (參閱《神操》第 54 號)。

²⁶ 如：102、106-109 號「天主聖三與降孕奧蹟的歷史背景」：273 號「天主聖三與耶穌在約旦河受洗的場景」：307 號「復活的基督以聖三之名囑咐門徒往訓萬民」。

²⁷ 參：M. Varghese, S.J.,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Bhagavad-Gita and the Spiritual Exercises of Saint Ignatius of Loyola on the Process of Spiritual Liberation* (Rome: Editrice Pontificia Universita Gregoriana, 1992), p.340；另參：R.H. Roos, S.J., "Saint Ignatius Loyola and the Holy Spirit in the Spiritual Exercises", in *Program to Adapt the Spiritual Exercises*, pp.1 & 18.

²⁸ 參：M. Varghese, S.J., 前引書，220 頁；另參：J. O'Donnell, S.J., 前引文，26-28 頁；H. F. Birkenhauer, S.J., "The Centrality of Christ in the Spiritual Exercises", in *A New Introduction to the Spiritual Exercises of St. Ignatius* (Collegeville, Minnesota: Liturgical Press, 1993), p.2.

²⁹ 參：T. Dunne, "The Cultural Milieus of the Spiritual Exercises", in *A New Introduction to the Spiritual Exercises of St. Ignatius*, p.19.

依此看來，依納爵試著在《神操》建構一個與人有親密關係、願意與人同在、愛世人，且為人生、為人死的「天主形象」，而這個形象，就是以天主的第二位—聖言「降生」成人的耶穌基督³⁰—來加以突顯的。祂就是那位由父而來、並帶領萬物「回歸」父的那一位，是被派遣的「中保」（mediator），那位天主向外行動中「可見」的「救援者」（salvific figure）。這鮮明的「基督中心論」，透過《神操》第二週到第四週清楚地呈現，Hugo Rahner, S.J. 和其他學者甚至認為第一週其實也隱含著基督論的幅度³¹。

以下試從《神操》文本選出與依納爵在卡陶內河畔所經驗到的「降孕奧蹟」和「萬物來自天主、歸於天主」的相關默想（觀）題材，透過文字的剖析，找出「救援的外聖三」和「永恆的內聖三」的內涵。

³⁰ 在《神操》裡，依納爵以「聖子」、「天主第二位」、「降生成人的永恆聖子」、「吾主基督」、「達味之子」、「天主的兒子」、「太子」、「瑪利亞的兒子」、「為我們的罪而死的造物主」、「救世主」、「我們的大司祭、我們的模範、標準」、「造物主和救主」、「教會的新郎」、「永生之王、萬世的主宰」等稱謂來指耶穌基督；參：M. Varghese, S.J.，前引書，220 頁。

³¹ 參：H. F. Birkenhauer S.J.，前引文，3 頁。

《神操》第二週的第一個默想（降生奧蹟）

規則	內容（默想提示、默觀的內容）
神操 102 號	第一前導是歷史：記起我要默想的歷史。這裡是設想天主三位俯視滿佈人類的世界廣大區域，看見眾人都走向地獄，便從永遠決定了天主第二位降生成人，為拯救人類。因此，時期一到，便派遣天使加俾額爾來拜訪聖母瑪利亞（參看 262 號）。
神操 104 號	第三前導是求恩：祈求我所願望的。這裡是求天主賞我深深地認識為我而降生成人的吾主耶穌，為能更加愛慕祂、追隨祂。
神操 106 號	觀看各類人物：（第二點）觀看並存想天主三位，好像在君王的寶座上，正在俯視地面各處，見所有民族都在盲目地摸索，都將墜入地獄。
神操 107 號	第二端：先聽言語。聽聽世人所說的話，他們如何交談，如何發誓咒罵天主。再聽天主三位所說的話：「我們要救贖人類」等。然後再聽天使同聖母的談話。最後加以反省，為能從所有的談話中採取神益。
神操 108 號	第三端：注視動作。觀察世人的行為，如何彼此爭鬥殘殺，走向地獄；再觀察天主三位的工程，便是完成降生成人的神聖奧蹟：……並感謝至尊的天主。最後反省自己，為能從每一事件中採取神益。
神操 109 號	對禱：尋思我對天主聖三，降生成人的永恆聖子，以及聖母瑪利亞該說什麼。按照心中的感想，祈求幫助我更能追隨、效法降孕的救主。念〈天主經〉一遍。

透過以上「降孕奧蹟」的文字（尤其是粗體字部分），我們可以明顯看到天主聖三的色彩。著名的耶穌會神學家拉內（Karl Rahner S.J., 1904~1984）在解讀這一段默觀題材時也指出，《神操》102 號所描繪的「聖三在救援歷史中的行動」（救援的外聖三）勢必與依納爵個人和聖三相遇的事件有關³²。以下試著將隱含在該段文字背後的「內聖三」和「外聖三」觀點劃分出來：

- ◆ 內聖三：天主三位俯視世界、天主三位好像在君王的寶座上、三位之間的交談（我們要救贖人類）、從「永遠」決定了「天主第二位」降生成人（派遣者與被派遣者）、「永恆」聖子。這反映出一種極具動態關係性、永恆的內聖三位際觀，亦有三位之間相互滲透、相互寓居（perichoresis³³）的意涵。
- ◆ 外聖三：「拯救」人類、時期一到「派遣」天使拜訪聖母瑪利亞、天主三位的「工程」、「降生成人」的吾主耶穌、「完成降生成人」的神聖奧蹟、「降生成人」的永恆聖子、「降孕」的救主。這裡反映出天主聖三的救援工程是透過耶穌基督（天主的第二位）來完成，與前面所說的「以基督為中心」的外聖三救援觀相吻合。

³² 參：K. Rahner, S.J., *Spiritual Exercises* (London: Sheed and Ward, 1986), p. 139.

³³ 參：G. Pelland, "Ignatius and The Trinity: Theological Insights", in *Some Theological Aspects of Ignatian Spirituality* (Rome: CIS, 1985), p.125.

《神操》當中「天主創造與回歸的奧蹟」
萬物來自天主歸於天主（神操第一週和第四週）

規則	內容（默想提示、默觀的內容）
神操 23 號	<p>第一週〈原則與基礎〉：人受造的目的，是為讚美、崇敬、事奉我們的主天主，因而拯救自己的靈魂。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為人而造的，為幫助他追求他之所以受造的目的。結論是：對於取用世物，常該看自己受造的目的；它們能有多少幫助，便取用多少；能造成多少妨礙，便放棄多少。因此，我們對一切受造物，在不被禁止而能自由選擇的事上，必須保持平心，以不偏不倚的態度：就是在我們這方面，不重視健康甚於疾病，不重視財富甚於貧窮，不重視尊榮甚於屈辱，也不重視長壽甚於短命。總之：我們所願意、所選擇的，只是那更能引我們達到受造目的之事物。</p>
神操 39 號	<p>第一週〈原則與基礎〉：總省察論言語之理由二：...因為成全的人藉長期的默觀，理智受到光照，很會思考，曉得天主的性體與德能臨在每個受造物中。（英譯：The perfect, through constant contemplation and enlightenment of their understanding, more readily consider, meditate, and contemplate God our Lord as being present in every creature by his essence, presence, and power.）</p>
神操 233 號	<p>第四週〈獲得愛情的默觀〉：（第二前導是求恩）求我所願望的。這裡是求天主使我深切明瞭天主賞我的諸般恩惠，使我能感激之外，在一切事上愛慕、事奉天主。</p>
神操 234 號	<p>第四週〈獲得愛情的默觀〉：（第一端）回想我所受的恩惠：造生、救贖及我個人所受的特殊恩惠（英譯：my creation.）</p>

	<p>redemption, and other gifts particular to myself), 用誠懇的心仔細衡量一番。祂從祂所有的事物中給了我如何多, 甚至願儘可能地, 按照祂聖意的安排, 將祂自己也賞給了我.....</p> <p>我今用熱切的心情做此奉獻, 說:「主, 請祢收納我的全部自由、我的記憶、我的理智, 和我的整個意志。凡我所有, 或所佔有, 都是祢所賞賜的; 我願完全奉還給祢, 任憑祢隨意安排。只將祢的聖愛, 和祢的聖寵, 賞賜給我, 我便心滿意足, 別無所求了。」</p>
<p>神操 235 號</p>	<p>第四週〈獲得愛情的默觀〉:(第二端) 仔細思想天主怎樣居住在一切受造物中: 在元素內使它們存在; 在植物中使它們生長; 在動物中使牠們感覺; 在人身內賦給他們理智。那麼是天主在我內, 使我存在、生活、感覺和理解了。甚至使我做祂的宮殿, 因為我是按照天主的首像和模樣受造的.....</p>
<p>神操 236 號</p>	<p>獲得愛情的默觀:(第三端) 想天主怎樣在世上的一切受造物中為我操勞、工作, 或更貼切地說, 好像是勞苦工作: 為能在宇宙內、在元素、植物、果實及禽獸內, 使它們存在、保存它們, 使它們生長、感覺。然後反省到自己。</p>
<p>神操 237 號</p>	<p>第四週〈獲得愛情的默觀〉:(第四端) 再看一切美善、一切恩惠都來自天主。譬如我有限的力量, 來自天主至高無上的能力; 同樣, 一切正義、善良、憐憫、仁慈等, 都像光線來自太陽, 水流來自源泉。</p>

以上有關《神操》第一週〈原則與基礎〉和第四週〈獲得愛情的默觀〉的內容, 與卡陶內河畔的另一光照奧蹟——「天主

聖三的創造與回歸」(萬物來自天主歸於天主)一有內在的關係性。透過這些默觀題材，我們可以看出依納爵的天主觀具有以下的色彩：

1. 天主聖三從起初(創世)就一直主動、持續的臨現在宇宙萬物和救恩歷史當中(即：外溢的創造之愛，參《神操》235 號和 236 號)：這創造更因著第二位(聖子)的降生和自我給予達到高峰(參《神操》第 234 號「將祂自己也賞給了我」)。這也是以基督為中心的救援外聖三的一個表達。
2. 天主聖三是不斷向外(ad extra)給予的天主，祂可以清楚地萬事萬物中被找到(參《神操》235 號)。這一點和保祿神學中「天主可憑其創造的萬物認出」(參羅一 20)以及奧斯定神學初期的「本體論」式的聖三論(Ontological Trinity)相呼應。若從神學類比語彙的角度來看，依納爵在這裡較傾向以「肯定法」來描繪外聖三之所「是」(如：天主是一切萬物的創造者，天主是可以在萬物中找到其痕跡的)。
3. 《神操》39 號所提到的「天主的性體與德能臨在每個受造物中」(英譯：God our Lord as being present in every creature by his essence, presence, and power)似乎是借用聖多瑪斯《神學大全》中的第一集第一冊第 8 題之 3 “God is everywhere by essence, presence and power” 的概念，可見依納爵有關天主內聖三(即：天主的本質、天主的臨在、天主的德能)的觀念仍深受士林神學的影響。
4. 《神操》23 號所說人「受造」的目的，就是「讚美、崇敬、

事奉我們的主天主」，此即依納爵有關人類「回歸」天主的最深意涵。人與萬物由天主而來（天主是創造的根源），透過基督，回歸天主。這個「溢出一回歸」的聖三架構，似乎也與聖多瑪斯《神學大全》中受到新柏拉圖主義影響的三一論模式相似，即：一切由天主而來，最後也要回歸天主，而耶穌基督是使人回歸與天主合一的中介³⁴。

5. 依納爵在《神操》234 號的《獻己頌》中，邀請做神操者將「記憶、理智和意志」完全奉還 (return) 天主；而 235 號提到「人是按照天主的肖像和模樣受造的」這一點，頗有奧斯定的「心靈類比」式的聖三論影子，也是從人內在心靈結構與功能類比天主的內聖三（記憶—聖父；理智—耶穌基督；意志—聖神）³⁵。
6. 若仔細分析第一週和第四週的整個默觀精神，其實它與奧斯定「奧秘式的聖三論」也有相似性。這可以透過《神操》39 號所提到「成全的人藉長期的默觀，理智受到光照，很會思考」（理性的認識行動），以及《神操》233 號提到「在一切事上愛慕、事奉天主」（愛的行動）獲得印證。換言之，這就是天主在人內心的不可見的臨在（invisible presence），而使之外顯的，就是透過基督降孕的事件（temporal mission）³⁶。

³⁴ 參：潘永達神父〈天主論〉講義之〈聖多瑪斯的聖三論〉，58 頁。

³⁵ 同上，53 頁。

³⁶ 同上，55 頁。

透過以上反省題材的解讀，依納爵的聖三觀似乎頗有奧斯定與多瑪斯聖三神學的影子，但是仍然以救援的外聖三為其主軸。換言之，依納爵透過《神操》的始末（第一週和第四週），讓做神操者回顧天主聖三的外溢與回歸行動：祂如何在整個宇宙的歷史時空裡，以可見的方式進行創造、分享、臨在、光照、救援、提昇。這一切都是為了喚起做神操者的超自然存在意識（transcendental consciousness），效法降生成人的天主第二位，並透過以愛還愛的方式回歸天主聖三。

《神操》中聖神的角色

若仔細看《神操》的文本，我們將發現依納爵對於天主的第三位—聖神—著墨不多。根據一些文獻記載，這和當時在教會內流傳的「聖神恐懼」（Spiritphobia）現象不無關係。當時西班牙有一個稱為「受光照者」的修道團體（The Alumbrados），由於他們聲稱自己獲得來自聖神直接的啓示和光照，不理會教會訓導，因而被教會視為異端，受到監禁和打壓。在此情況下，加上當時依納爵尚未接受正統的神哲學教育，當他和同伴們在1526年於亞卡拉（Alcala）和1527年在沙拉曼卡（Salamanca）推行神操時，就遇到了麻煩。他們被誤認為是「受光照者」團體的成員，後來遭到宗教裁判所的質疑，被關了42天：有人甚至認為他們是受到路德派影響的「改革運動」份子³⁷。

³⁷ 參：R. M. L. Bautista, S.J., "A Way to the Desert: 101 Questions and Answers on Retreat, Prayer, and Discernment", *The Ignatian Way*

在此背景下，我們不難理解為何依納爵不在《神操》裡多發揮聖神的幅度。雖然如此，依納爵卻在《神操》裡透過「神類分辨」的規則 (Discernment of Spirits)，亦即以所謂「善神」(good spirit) 與「惡神」(evil spirit) 在人靈所帶來的記號，帶出聖三中聖神的角色。《神操》314~327 號中，共有 14 條讓人覺察並認出靈魂上的各種動態的規則 (稱為甲組規則，為第一週特別適用)；另外，《神操》329~336 號也有 8 條使人能分辨神類的規則 (稱為乙組，它們適用於第二週)。

在這些規則裡，有關善神在靈魂上所帶來的果效，大致有以下幾類：增加勇氣、安慰、光照、寧靜、力量、感動落淚、信望愛三德的增進、內心歡樂、嚮往天上的事、熾熱的熱火、高度的愛情、強有力的聖寵、溫和、輕鬆……等³⁸。這些關於聖神在人靈內駐 (indwelling) 的描繪，似乎與保祿神學中聖神的果實有雷同之處 (參迦五 22~23)，也和聖多瑪斯聖三神學中「可見的被派遣」(visible mission) 有關³⁹；換言之，聖言是以有形可見的「人」之形式降臨人間，聖神則以有形可見的「記號」在人靈上臨在。這也是依納爵在當時教會的背景下，透過「善神」內駐人靈的記號，以較隱晦的方式帶出「天主聖神」的角色。

(Philippines: St. Pauls, 2001), p.12；另參：T. Dunne，前引文，20 頁。

³⁸ 參：《神操》314~336 號。

³⁹ 參：潘永達神父〈天主論〉講義之〈聖多瑪斯的聖三論〉，64 頁。

(二) 《心靈日記》中的天主聖三

據史料顯示，《心靈日記》的手稿有一疊，但是現在僅存的 25 頁，是依納爵從 1544 年 2 月到 1545 年 2 月編寫會憲時（特別是關於貧窮願）的心靈文字記錄。對於這些被保存下來的片段殘頁，雅魯培神父如此描述：

「日記純粹是為他個人而記錄的，故而順著他意識流向，信手寫來，無拘無束，至情至真。有的敘述除了他，別人也看不懂。在保存下來的片段中，依然可以觀察到依納爵毫無掩飾的內心，他以聖三和彌撒聖祭為中心的靈修生活，溶化在聖神的愛火中。⁴⁰」

以下的心靈語錄，清楚地描繪了他和聖三之間位際往來的深刻經驗⁴¹：

星期二（2月19日）：……彌撒中淚如雨下，但是心中極平安，有許多光照，對至聖聖三有無盡的回憶。……這是很大的光照，即使苦讀也是無法得到的……我了解這是窮一生的時間也學不到的。彌撒後，以短短時間做口禱：「永恆的天父，堅強我；永恆的聖子，堅強我；永恆的聖神，堅強我」……一般而論，彌撒前與彌撒時的知識性光照是用來選擇適當的集禱經，使人能與天主父或天主子……談話，或與天主聖三的工作有關……今天，甚至當

⁴⁰ 雅魯培著，前引書，58 頁。

⁴¹ 節錄自：雅魯培著，前引書，61 頁；及《聖依納爵自述小傳·心靈日記》，158-186 頁。

我走過城市時，我的靈魂充滿喜悅；每逢遇到三個人、三個動物或三種其他東西等，會自然地想起至聖聖三。

星期四（2月21日）：關於聖三，感覺到妙悟而程度深奧甚至有關聖三奧蹟，似乎除了我所理解之外，再沒有什麼須要理解的了……。但是在這台彌撒中，我認識到、感覺到，我看到（究竟如何，主實知之）同聖父交談，看到祂是聖三之一位，推動我去熱愛其他二位，何況其他二位性體上同時都在父身上。向聖子禱告時，我感覺同樣情況，向聖神禱告時也發生同樣情況。不管這一位或另一位，都給我一樣享受，享受同樣神慰。我把一切都歸還於三位全體。想到所有神樂都屬於聖三各位，心中十分快樂。

星期三（2月27日）：...在這祈求中，得到一些光照和力量。到聖堂去祈禱時，我感到或更好說以超越本性力量的方式，看到至聖聖三和耶穌。耶穌將我放在聖三之中，或在聖三內賜予我結合的方法，使這知識性的神視能通傳給我.....之後，想到耶穌在執行職責時會想到祈求天父，內心深深感到祂每一件事都與父及至聖聖三一起做。我在淚水及敬愛之情中開始彌撒.....突然之間一如過去，我清楚地看到至聖聖三，對那神聖尊威的愛不斷增加，屢次喪失說話的能力。.....在領聖體前念三段經文中的第二段經文「主耶穌基督，生活天主之子」時，我想在精神上只見耶穌，換言之是耶穌的人性。而在其他時刻，我的靈魂對此有另一方式，即不僅是人性，而是整個天主.....此時

淚如雨下，心中充滿極深敬愛之情等等。

星期五(2月29日)：.....彌撒之前，看到天鄉的美景，
或那裡的主人.....

這一切出現在知識性的天主三位的神視中：父、第二位和
第三位。

主日(3月2日)：.....一切都爲了愛耶穌.....我告訴
他，我寧願與祂同死，而不願與別人同生，內心沒有感到
任何畏懼，並獲得至聖聖三相當信任及愛。希望將自己託
付給聖三，一如託付給三位的每一位.....我覺得在天主父
內有一些什麼，又覺得其他兩位都在祂內。

星期一(3月3日)：.....在至聖聖三內，心中充滿希
望.....清楚看到聖三具有同一的性體。我被聖三的愛完全
吸引。.....由於極大的敬愛之情，甚至無法念「因父、及
子及聖神之名.....」等經文。所有的尊敬與愛都直接指向
至聖聖三，對聖三三位所知不多，也無清晰的了解，而只
是全心注意或想像至聖聖三。有一段時間有相同的感覺歸
向耶穌，似乎發覺自己在祂的庇蔭之下，然而沒有減少來
自聖三的恩寵。相反地，我想與聖三的神聖尊威有更密切
的聯繫。.....有幾次聖子及聖神在父內出現，因此，無論
有中介或無中介，一切都轉向至聖聖三。.....

星期二(3月4日)：.....念彌撒預備經時，不知道要
與聖三哪一位一起開始。我首先注意到耶穌，心想祂不讓
人清楚地感覺或看到祂，只是隱晦不露，又想到至聖聖三

讓人更清楚地感覺或看到祂……我獲得特殊的精神安慰，最後都止於至聖聖三，牽引著我歸向聖三的愛……以強烈的愛回憶至聖聖三，有時感動的落淚，這一切的安慰都止於至聖聖三聖名與本質中……

星期四（3月6日）：……在此同時，我極清晰地看見天主的本體以球形出現，略大於太陽。從這本體中，聖父似乎向前走去，當我念出「您」，即「父」的時候，天主本體在父前出現在我面前。在這神視中，我看見至聖聖三本體，未見不同的三位，心中充滿強烈的敬愛之情，極為感動……對至聖聖三的本體的愛逐漸增加，沒有看見不同的三位，誠如我所說的，子和聖神都出於父……跪在祭台前祈禱。球體的神視又出現在眼前，在某種方式下，我看見天主聖三，聖父在一邊，聖子在一邊，聖神在另一邊，都發自神聖的本體，在球形的範圍內……

主日（3月9日）：……一切都終止於至聖聖三內，有時在耶穌身上，有時在天主三位身上。終止在耶穌身上並不減少我對至聖聖三的敬愛，反過來亦如此……

透過分析其心靈語錄，學者認為依納爵在默觀中與聖三的互動，有逐漸升高的情況⁴²：

1. 他先分別瞻仰聖三的每一位。在每一位身上瞻仰其他二位。享見三位彼此循環，相互共存，相互涵融，父在子內，

⁴² 雅魯培著，前引書，60頁。

- 子在父內，從個別到合一。
2. 耶穌是靈修生活的中心，在耶穌身上先默觀耶穌其人，後默觀主耶穌天主聖子。
 3. 從天主聖三第二位到天主性體的圓滿合一，這是天主領域裡的合一。這一端的發現決定一切。

可見依納爵在其羅馬晚年時期的天主觀，較具「內聖三」的色彩，或許這跟他已在巴黎大學接受過神哲學教育有關，此時，他對於天主的性體、位格、相互寓居、相互共存、一中有三、三中有一等天主內在的本質，已有較清楚的概念與體悟。但是，依納爵也清楚指出，這些所謂內聖三的「神學知識」並非常常是清晰易懂的，若非來自天主的光照，即使苦讀也是無法得到的（窮一生的時間也學不到的）。

（三）《自述小傳》中的天主聖三

相較於《心靈日記》中生動的聖三位際往來描述，依納爵在《自述小傳》裡對於天主聖三的著墨較少，但是我們仍能在其中找到一些痕跡。除了在卡陶內河畔較為隱晦（但卻具決定性）的聖三光照描述，《自述小傳》當中也記載了另一個在茫萊撒的聖三經驗：

「某日，他念著三鐘經走進修院時，他開始神魂超拔，就如看見了天主聖三像琴鍵的形狀，一時淚流如注，甚至嚎啕大哭……飯後，除了講論至聖聖三外什麼也不能做，而且是用一大堆各式各樣的比喻講，充滿了神樂神慰，致

使他一生，幾時向至聖聖三祈禱時，便想起這感受很大熱愛的印象。⁴³」

這是依納爵在皈依初期（卡陶內經驗前）的聖三光照經驗，可見此時，他已經懂得採用類比式的語彙（琴鍵的形狀）對至聖聖三的本質做初步的描述。

五、結語

透過以上各小節歷史文獻的剖析，我們可以看出依納爵的天主觀具有以下特色：

1. 天主聖三「主動」透過特殊的生活場域（卡陶內），啓示和光照他看到內聖三之愛的向外（ad extra）溢出（exitus，「萬物由天主所創造」、「聖子受聖父派遣下降人世」）；
2. 一切受造物在聖神內，藉由聖子的引領，回歸萬物的根源一天主聖父（reditus，回歸）。將這兩者綜合來看，依納爵的天主就是一個在救恩歷史中，「外溢與回歸」的聖三共融之愛。

依此看來，依納爵從初期的卡陶內到晚期羅馬與天主聖三會晤的經驗裡，即有天主論神學中「從上而下」（形上）和「由下而上」（形下）的兩大幅度。換言之，依納爵的天主觀即有永恆的內聖三（Immanent Trinity）和救援的外聖三（Economic Trinity）的色彩，只是在他與天主聖三相遇的不同階段、不同時空裡，

⁴³ 《自述小傳》，28 號。

隱含著不同層次的體悟，而他在《神操》當中，明顯是「以基督為中心的外聖三」為主要的訴求。

著名的耶穌會神學家拉內（Karl Rahner, S.J.）說得對，永恆聖三與救援聖三是一體的兩面⁴⁴，兩者應該合在一起來看，這顯然可以在依納爵的靈修文獻中看出。依納爵不是神學家，但是藉著天主聖三的光照、啓示和帶領，加上他後來的內省、學習與不斷地追尋，他以個人與天主相遇的這種「被動地主動」經驗，融合了保祿、若望、奧斯定、多瑪斯等人的神學色彩，為十六世紀以後的教會開啓了別開生面、動態、入世、與人有位際關係的天主觀，使後人也能以「被動地主動」姿態，由外而內、由下而上的回歸方式，與永恆的天主聖三建立愛的共融。

⁴⁴ “the economic Trinity is the immanent Trinity and the immanent Trinity is the economic Trinity...”; 參：J. O’Donnell, S.J., 前引文，30 頁。